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三十五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

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竝乘軒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是時

有免在後宫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

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

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

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内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説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内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

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
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
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
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
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
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
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
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

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闘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而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

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

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元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簒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

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

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
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
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元恭之輔少主
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
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
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

思樹黨彊隣報讎雪耻乃結怨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撅
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太宗大悅
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
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
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
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
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
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元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潟滷池射鳥聞之驛名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

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兹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竝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説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

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
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
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幾出統戎政監國撫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
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
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
年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
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竝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

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

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

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楊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

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
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敵得
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
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
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
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
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為謀主及
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

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

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己其占秦亡又今年

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晝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

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

雖尅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

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懟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

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隷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

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

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

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蹔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决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

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盖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泝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

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為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

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歴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

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

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

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

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虚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説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

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歳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昬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

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

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
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
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
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傳兒情見止望固河
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
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
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馬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説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

除災異詔誥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内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世祖將討馬先問於浩

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横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

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

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

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

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

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

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

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

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

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

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

旗仍舉秦隴虎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
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
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
冠朝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
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
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
貶折衷潤色浩所總馬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
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

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為然乃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廵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

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盖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榖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盖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

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吴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宫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

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斃後

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

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

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之陛下以

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

家充實凉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

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論

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

歷易式九宫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
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
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
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
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
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懸其
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
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

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
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
在律歷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
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
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
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
取祕書郎吏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
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大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

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

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㧞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

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浩母盧氏諶孫女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馬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覩沒之後值國龍興

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
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
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
浩與兾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
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
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
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
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

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五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浩傳必稱馮代彊○臣人龍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漠北以漢彊爲諱故改云代强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顔師古曰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三十六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潘衡

魏書卷五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

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揔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

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為給事黄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户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

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

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别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隐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
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勲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
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
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
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
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
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
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

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
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
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
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
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歛衽屈膝天兵四
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
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
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復遽驛告警不舍

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為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隅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䜟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

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効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

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于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

當尅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懺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復聞而嫌順涼土

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䅁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戯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輿初順子敷等貴寵顯

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
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
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内參機
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秘書
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
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祕書襲爵高
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

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偽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墻骨肉内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况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惡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

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

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

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旣至斯禍時人歎

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為人執

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

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兖

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還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凡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為伯拜祕書中散雅為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

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
不為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
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
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為左將軍兖州刺
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事具高
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名憲預聽又以
子騫為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
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

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既平詔遣兼黄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驊騮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北平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尅乃遣子長鈞

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
求還國衎聽歸既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
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刦脅遂詔賜憲死時年
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
靜
子希遠字景沖早卒
子祖悛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寛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獻武王擢為中外府長史為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

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黄門侍
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
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
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

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覩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盖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翹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豢龍之不隕似窮桑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

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葳蕤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緝乘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寅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氣以厲羽負青天而

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竝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為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慚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况蔡文之

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
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懐於
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冑而世禄之緒餘等
渤澥之乘鴈類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
閑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彦謝
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歴實明皇之拱己曾問政於
上學著為君而戎菡叫閽人以望子遂陟降於庭止同
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

時昏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艒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横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綦峙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羣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顧奮迅於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覲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

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閒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筀篁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筀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傶禮儀於不朽斯盖先民之

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為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靄於近援起泬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躅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奏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桂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為拙既有惜於芃懸且自悲於井渫

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臆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懃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竄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以負扆居北辰而為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為家開七百而增慶

覩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欝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蔵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廵潰以窺井信夕惕而懐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烔誡以周旋抱嶶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髪以抽簪顧全真而守朴睠踈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

歌致令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賴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愍無慮無思何鶋鶵之可賦鴻鶺之為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𩦆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揔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

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晴
窮汀侶浴浮還没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九曾未
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葺坐夢尹懃荆
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
若忻蓬華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
軍給事黄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别有集録
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

史謚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翻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
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
追念奕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
帛
奕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

大夫南部給事出為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啟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

貢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高祖大悦其年冈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駮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宇季寧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修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為中書侍郎

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

孝伯竝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名修

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秀林小名榼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

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威嚴為名

以母憂去職後為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

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

年六十三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

稍遷定州别駕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
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
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僭
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
為封裔為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
初尒朱榮既擒葛榮遂絷裔及高敖曹薛修義李無為
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為持節散
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

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
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
四百户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為大行臺右丞留在洛
陽監修宫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陜州刺史四年八月
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
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瓌有幹用少與鄘道元俱為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仍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為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

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悦仍行揚州事
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内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
擾動敕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
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遏
斷白馬戍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别將石長樂統軍王祐
等與軍司茍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吕茍
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
共平之時氐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茍兒影響煥密募

氏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
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
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
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
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薦肅為黄門郎加光祿大
夫肅為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

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内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暾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乂以其弟羅為青州刺史暾為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贈東平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愼武定中東平太守

瞰從弟仲琁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嶮為害仲琁示以威恵竝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為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琁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頽毁遂改修焉還除將作大匠

所歷竝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

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

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

相州防城别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

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

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顯進弟侍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

侍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為女愉改楊姓為李而寵念
侍顯侍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譴被刑位至中常侍
侍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
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
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
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

節兼尚書左丞為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寛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弟大蓋並早卒

暐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别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

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為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后反政以孝怡乂黨除名為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為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為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

年卒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𢈔中與髙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莊

子季王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閤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為愉所親

逼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乃雪復除兖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

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
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
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
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
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
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
為慨恨太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

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觀聽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藩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威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

唯新矣

魏書卷三十六

魏書卷三十六考證

李順傳推憲不爲之屈○北史作憲不爲屈此推字殆惟字之訛也

啓皇祖於庚寅○本書本無注此獨引李伯仁上東門銘厥位在寅王武子詩嚴恭唯寅作注又與本句庚寅全不相涉未詳其故

魏書卷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三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司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進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

為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為桓元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元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為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文思繼休之兄尚之為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衆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

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將為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

之卒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
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偽親之引與
飲宴國璠性疎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
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因説京師豪彊可與為謀
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為廷尉卿賜爵鬱林
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
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為假節征南大

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
為懐朔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陁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竇
瑾女與瑾並坐祝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父榮期
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
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
宣期兄貞之並為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

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荆州刺史休之為裕所敗乃亡於汝頴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為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為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

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為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

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為寇以楚之為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頴川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頴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悦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義隆將到彦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别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

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讐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翟輩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彦之削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檀道濟斥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

勝之威建立功勲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
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賔者義隆而已今
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
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
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户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
寇仇池以楚之為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
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
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

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
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
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
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
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
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
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㬋與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
風初為中書學生入為中散顯祖在東宮擢為太子侍
講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
刺史徵為吏部尚書太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
州刺史謚康王贈絹一千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
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南

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
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
亡後數年卒
子裔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爲裔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
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别駕河内邑中正永
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悦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為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别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刦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悦觀色察言疑其不實

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于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征虜將軍郢州刺史

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為竹墩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蒯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東南為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蒯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曰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既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為豫州刺史論義

陽之勲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永元元年城人
白早生謀為叛逆遂斬悦首送蕭衍既而邢巒復懸瓠
詔曰司馬悦暴羅横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勲特可悼念
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
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勑揚州為移以易悦
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
帛三百疋謚曰莊子朏襲爵
朏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

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朏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賊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躍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給令若與

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茍藉斯禽亮亦以後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為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

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甯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為平遠將軍改為密陵侯輿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元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劉裕滅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𪊲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温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

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内又從討

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為遼西太守治有清儉之

稱太和九年卒贈懐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娶大宰頓丘

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恵安高祖時襲爵歴恒州别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

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觧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

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麗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啓以爵轉授解褐
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
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
子嵩亮襲
惠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
騎常侍蕭寶夤征鍾離引為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
疾得免尋除東平原太守還京為中散大夫加征虜將
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

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楊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
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稍遷衛尉
少卿仍領舍人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貪殘為御
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敘後娶靈太后從姊為繼室除

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為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彥邕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懐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懐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關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

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閻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歿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温縣子太和中爲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

魏書卷三十七

魏書卷三十七考證

司馬叔璠傳丹楊侯○楊一本作陽晉書地理志丹陽郡有丹楊縣注丹陽山多赤柳在西也今人槩改楊為陽誤矣

魏書卷三十七考證